

回眸——

香港回归10周年

长 江

9.各项人民币业务发展稳步、有序

2007年3月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我为“新闻联播”在香港制作了一期“人民币业务在香港不断放宽”的专题节目。当时设计到莎莎化妆品店去实地采访一下内地的游客（“莎莎”是内地人最喜欢购买化妆品的香港名店），看看到底有没有内地人使用人民币来香港消费。完全没有想到摄像师刚刚把机器打开，一位来自四川的姑娘就正好在往外掏“银联卡”。之后我从莎莎总部的“企业传讯总监”口中得知：近两年来，内地客人在“莎莎”买东西，其中70%不再使用港币而转用人民币。而2007年头两个月，“莎莎”的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已经提高了8%。

截至2006年12月底，香港银行各项人民币业务发展稳步、有序，资金清算渠道畅通，正常开办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已有38家，人民币在香港的存款余额已实现了227亿。这个数字虽然从百分比上看，比起港元和外币在香港的存款还相对较少，但是10年前谁能想象香港人或内地人在香港存款不去使用港币或美元，相反却大胆地使用起人民币？

国家整体经济规划从“十一五”开始已将内地与香港的发展放入了一张统一的蓝图，人民币在香港不断被放宽业务，此举并不会有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原则，也不会一下子冲击港币，最终使港币边缘化，而是能够进一步密切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关系，便利两地居民互访和旅游消费，互惠互利，打造双赢。

翻开不算太远的历史，人们不难看到，香港与内地其实并非只在“97回归”以后才开始交往合作，尤其在经贸领域。2007年3月9日至15日，香港贸发局在海运大厦展览大厅举办了一个名为《商贸世代——香港贸易40年》的展览。人们在展览上看到了一样样过去港产工业的“老产品”，有大家十分眼熟的老式收音机、电视机、大暖瓶、大挂钟以及呆头呆脑的塑料洋娃娃和色彩鲜艳但俗不可耐



的塑料花。上个世纪60年代，香港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用香港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家八口一张床”。那个时候，工业刚刚起步，纺织、塑料、五金、玩具就是香港的制造业龙头，“我们由‘山寨厂’做起，今天‘串’胶花，明天‘唆’公仔，后来才逐步建起了香港的多元化的工业体系。”

香港经济真正的腾飞发生在何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什么历史选择了这个时代让香港“腾飞”？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国门洞开，饱受劳工、土地不足困扰的香港企业家忽然发现了一个庞大的新天地已经显身于珠江三角洲，就在自己的身边，从此便开启了香港经济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合作。香港多种新兴工业迅速崛起，传统行业的经营手法被更新，快速转向了高质素、高增值的品种，于是制衣、玩具、电子、钟表、珠宝等由规模较小的行业魔幻般地变成了主流，从而推动了香港产品整体迈向了国际市场。

今天，稍微了解一些香港事情的内地人都知道，香港作为亚洲最活跃的自由经济和服务性经济地区，她的头上至少有三顶桂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除此以外肩头还飘动着许多条鲜艳的彩带：“会展中心”“旅游中心”“人才中心”。这些“桂冠”和“彩带”不是自我标榜，而是有着国际上认可的一系列强硬纪录，其中“金融”与“贸易”，香港在亚洲不仅稳坐“老大”的席位；在世界“集资市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最佳营商环境”等评选中也已经成为“老二”；而“运输”方面，香港凭借维多利亚港天然深水港的优势以及香港人长年不懈的努力，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空货运中心之一……

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曾经邀请台湾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先生来给学生搞过一次讲座，我到现场报道。连战先生讲到他的老师很多年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赞美香港，很俏皮，也捎带了一点外国人对香港酸溜溜的嫉妒：“香港不就是海边的一块石头吗？可几十年、人家几百万竟把自己经营得那么好！”

34.难道她是在暗示我什么

“她是自杀。”靳峰说，“在我们包围了案发现场后，孟欣根本没有挣扎，顺从地上了警车，等到了公安局，她已经死了。经法医鉴定，她是事先服毒，显然是做好了死的准备。”

萧邦脑中电闪。他回想起孟欣在昨晚的一切行为。从医院里引出萧邦到先后掏出两把枪来迷惑小马，最终引出孟中华后，她才掏出第三把枪。显然，她的内心已有了必须杀死小马和孟中华的决心。在得手后，她已完成心愿，便服毒自杀……

可是，她为何要这样做？她要杀死孟中华，机会应该很多；而要杀死小马，也不必等到孟中华前来……就算杀了二人，她仍然可以据理力争，可为何要自杀？萧邦凭直觉判断，孟欣并非畏罪自杀。

萧邦心里一阵难过。这个漂亮的女孩，就像一朵美丽的红罂粟，对任何男人都能构成致命的诱惑。可惜，她凋谢了……

“孟欣死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纸条。”靳峰说，“上面是一首古诗，后面还添加了几句，我想了半天不知何意。本来没必要告诉你，但你很聪明，或许能参破其中的奥秘。”“什么诗？”萧邦眼睛亮了起来。

靳峰想了想，缓缓吟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在天上，地上有寒霜。明月照大港，故乡在远方。”萧邦默默记下，但不知何意。这诗的前半部分，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但后半部分的打油诗句，明显是孟欣加上去的。

靳峰匆匆离开。萧邦陷入了思索中。他想不出诗意指什么，但他知道孟欣死前手里捏着这个纸条，必定有她的深意。难道她是在暗示我什么吗？

阴天。一声长长的汽笛过后，“辽远”号客滚船解锚起航。萧邦走出房间，站在顶层甲板，向岸上望去。岸上送别的人都在挥手，唯有叶雁痕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像。

萧邦叹息了一声。一串悬而未决的事情还没有一点眉目，而自己却又要去青岛见苏老船长。自从参与这起海难的调查以来，怪事层出不穷。洪文光、王建勋、刘小芸、孟欣

均已死亡，而叶雁痕也在危险当中。这四个人，显然都是由于“12·21”海难调查而死。事情越来越复杂了，他感到疲惫不堪。

一路无话。六个小时后，船到青岛港。天气仍然很阴。萧邦随林海若刚一进港，一辆黑色奔驰已停在那里。司机熟练地搬了行李，请萧邦和林海若母子上车。车穿过市区，向海滨驶去，向一个高大的铁门驶去。当汽车驶到铁门前时，门就自动开了。汽车慢慢地滑了进去。

这是一个独立的小院，有一个三层的主楼和四间平房，也许因为是阴天的黄昏，整个院落呈现出一种萧索。车停在主楼前，那司机打开车门，请萧邦和林海若母子下车。萧邦看了一眼二楼，它装饰得极为古朴，甚至有点单调，像一个老宅子。

洋洋下车后，便撒腿往里跑去，一边跑一边叫着“爸爸”。萧邦突然想到，一个5岁的男孩，叫一个75岁的老人做“爸爸”，还真有点别扭。但想着马上就要见到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打起了精神。

主楼的正门徐徐推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双手转动着轮子，面带微笑，向萧邦迎来。萧邦一愣——这位老船长，怎么会坐在轮椅上？

老人的头发黑白相间，一张国字脸，鼻梁挺直，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让萧邦感到意外的是，他居然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条灰蓝色的条纹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特别是那双眼睛，很有神采，虽然含着笑，却透着一种威严。

萧邦快步走上前去。老人伸出宽大的右手，使劲握住萧邦的手。那手，温暖而有力，萧邦立即感到一种镇定。“欢迎你，萧先生。一路辛苦了！”“苏老船长好。”萧邦说，“苏老船长的大名，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今天来到贵府见到您，真是荣幸啊。”

苏振海哈哈大笑，那笑显得中气十足，颇有洪钟之音。“萧兄弟，你就别客气了。我们搞船的人，最不讲礼数。既然来了，就是自己人，千万别跟我老头子客气。”

寒暄中，林海若已轻轻地扶着轮椅靠背，掉转头，慢慢地往厅里推。萧邦发现，林海若一回到家，立即变成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妻子。

新民晚报

2007年世界报业大会公布世界日报百强名列第43位 上海地区唯一上榜

2007年世界品牌实验室颁布《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上海唯一入围日报

2007年6月，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颁布2007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新民晚报名列该榜单第125名，较去年上升了3位，仍是上海市唯一进入该排行榜的媒体。